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監生臣雷永清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一

考工記之二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齊才細反下同段丁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　王

氏𨰸禹曰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爲多故曰執下齊冶氏爲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爲少故曰執上齊以削爲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刃鑒燧之屬皆下齊也以戈戟爲上齊而言冶氏執之則鍾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　賈氏公彥曰鳧氏爲鍾言聲者鍾之類非一桃氏爲劍言刃者劍之類非一

存疑賈氏公彥曰鳧氏入上齊桃氏入下齊其㮚氏

為量叚氏為鎛器亦當入上齊中

案下文六齊中無鎛器則鎛器或以鐵為之未可以叚氏強為上齊也但古時鐵不名金而叚氏亦曰攻金之工則叚者有銅有鐵與

金有六齊

正義鄭氏康成曰目和金之品數　鄭氏鍔曰齊如食醫所云食飲膳羞之齊謂其分數劑量也金錫相和各有劑量或過不及則不當物而不適於用

案禹貢金三品謂金銀銅而鐵不與焉班氏固曰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赤金即銅也樂器量器自當用銅此記六齊皆鎔冶則斧斤戈戟劍削殺矢並以銅為之左氏傳稱鑄兵秦人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皆言銅也然傳曰楚之鐵劍利而娼優拙則周以前固有以鐵為兵器者後世以為便故易以鐵者葢衆耳叚氏記闕所成造或兵器農器之用鐵者但銅則入鉛同鎔鐵則與鏤同煅而此云

齊皆和以錫然則古者鉛亦通謂之錫與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正義鄭氏康成曰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賈疏司烜氏職文案鑒之為器多為用廣不止取水於月也注特指其大者耳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案忍柔忍之忍今作韌賈氏公彥曰六

齊四分以上為上齊三分以下為下齊
存疑鄭氏鍔曰攻金之工獨無為邑為斧斤為鑒燧
者邑亦鍾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
於戈戟之列鑒燧獨無所可附意者自有鑒燧之工
執中齊記者亡之耳　郝氏敬曰鍾以擊邑以烹宜
堅故用錫獨少斧以伐斤以斫故次之戈戟以刺欲
發硎易故用錫多於斧斤大刃刀劍之屬薄於戈戟
易折故用錫又多於戈戟削書刀殺矢矢有刃者小

於刀故用錫多於大刃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以照貴鮮明故用錫最多半於金也

案本草鉛謂之黑錫寶藏論東陽黑錫可以和銅則六齊之錫即鉛也鉛鑞通謂之錫對文則别散文則通銅之初出於礦色皆紅古曰赤金以鉛和之則黄視鉛之多少為銅質之髙下則上齊下齊之區分也

築氏為削

正義鄭氏康成曰削今之書刀賈疏秦蒙恬造筆漢蔡倫造紙古者未有

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用書刀是古之遺法也

案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銘旌之類及繢畫之事非可刀刻必有筆為之疑古但用竹故筆字從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　康成謂今之書刀是以漢書況之言書刀亦然非削不可以他用也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然則古者書刀與筆兩用之

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正義賈氏公彦曰削反張為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案少儀削授拊孔疏削謂曲刀拊謂削把) 王氏昭禹曰以長尺而累之則合六削適六尺矣故環而圍之其勢圜而足以成規

欲新而無窮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

儆盡而無惡

正義鄭氏衆曰謂鋒鍔俱盡不偏傘也　鄭氏康成曰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儆盡無瑕惡也

案此與上句相足新而無窮則儆盡而無惡矣見和金之勻脊與刃一也而制之精淬之妙亦可見焉

冶氏為殺矢

正義鄭氏康成曰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　賈疏司弓矢職文　趙氏

溥曰矢人只是理會輕重笴羽至於箭鏃却是冶氏以金造之然矢有五而冶氏止為殺矢者意殺矢用於近射田獵用金為多故與削同齊也

案殺矢與削同齊故鄭疑為築氏之脫文然果齊不可同工亦無以見其必然意殺矢與戈戟皆兵器又皆銳首故同工與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垸音丸

正義鄭氏衆曰鋌箭足入稾中者也垸量名讀為丸

賈疏垸是稱兩之名非斛量也垸之度量未聞

趙氏溥曰刃長寸謂箭鏃長一寸也圍寸刃圍轉亦一寸也據矢人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者意者刃只一寸併刃與近鋌處言之卻有二寸鋌十之則入槀中凡一尺矣謂之鋌取其直也

案矢鏃長二寸中濶而首銳其形斜方向外為刃處長一寸其向内近鋌處亦一寸不為刃故但言刃一寸也其中濶處脊厚而旁殺故以圍言之圍一寸則

廣約四分而留分許為脊中隆起之地至鋌則圜之而彌小矣

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賈疏以胡曲似雞鳴又類擁頸故有此數名案劉熙釋名頸也以擁頸也隋書禮儀志曲領案釋名在單衣内襟領上横以擁頸

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賈疏柲即柄

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 鄭氏衆曰援直刃也胡其孑 賈氏公彦曰戈廣二寸據胡寬狹内倍之據

胡下柄入處之長胡三之據胡之長援四之據最上刺刃之長也　孔氏穎達曰戈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竝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　趙氏溥曰内謂胡下接柲處是筒子冒木柄者胡謂子之旁出者

王氏昭禹曰内援與胡廣皆二寸倍之三之四之言其長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句古

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戈句兵也賈疏盧人云句兵欲無彈注云句兵戈戟屬以其有胡子故為句兵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賈疏謂胡頭太舒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賈疏胡頭大橫則擁不削物故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賈疏胡子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賈疏內四寸援八寸並有定數若胡內長則胡向上侵援故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賈疏以胡向上近援則胡頭低胡頭低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

與胡並鉤賈疏胡既與援相近故援共胡並鉤並鉤則援折内短則援長賈疏胡近下則下無四寸而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賈疏以胡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賈疏以頭舒故引之不疾賈氏公彦曰戈之所用主於胡故言胡之四疾之事案戈胡六寸如雞鳴如擁頸兩端皆有尖鋒可以啄人而鉤之倨者直多曲少故邪向上而啄人不入也句者曲太甚則横擁而啄人不決也不便於啄則亦不利於鉤矣戈胡正當三寸之處著於援與内之間

則恰好如胡太上或太下則有長內短內之病而不利於鉤也　戈主於胡而胡又以刃之上鋒為主倨句磬折俱以兩刃之末相距六寸起數弦六寸自胡末緣倨句至胡本上下各四寸所謂磬折也援上出胡末相距處五寸內下出胡末相距處一寸此其安胡上下之則也胡上已句曲於磬折則外長不及四寸胡下必過倨而不止四寸如此則胡頭向上侵援而長內之病作由上下三寸中閒近本處不廣故也

胡上已倨直於磬折則外長過於四寸胡下必過句而不及四寸如此則胡頭過舒與援遠而短内之病作亦由上下三寸中閒近本處不廣故也故下文言倨句外博以明其制之善

是故倨句外博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使用也賈疏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與句皆有外廣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增之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胡上近本增之使廣則胡本

上下俱寛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疾而便用矣

案四病皆由本不廣而生若從兩鋒相距六寸之末緣倨句之外上下各四寸至本横度之令博二寸圜其内以為刃如是安之則胡本外博處正當援八寸内四寸之閒而無已倨已句之病亦無長内短内之病自然合於磬折矣　倨句即句股之法但句股以長短分倨句以曲直分耳凡磬折不中矩者謂之倨句如戟援倨句耒庇倨句又磬氏倨句一矩有半故或指直者為倨曲者為

句或指在上者為倨在下者為句皆從兩端以求弦也上節倨句以曲直虛言此倨句以上下實指語雖似異理實相通　倨與句之背皆為外對刃之彎處為内也倨句之中博處為本對兩端之銳處為末也

重三鋝

正義鄭氏衆曰鋝量名也　鄭氏康成曰許叔重説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賈疏凡數皆以三分之二為大三分之一為少鍰鋝

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知仲反刺七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戟今三鋒戟也内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賈疏刺長短無文蓋與胡同六寸乃充三鋝之數　戟胡横貫之賈疏胡六寸横貫三寸直下三寸　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賈疏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横稍舉之使不中矩以四寸半者向上為磬折磬折向外故云外句

孔氏頴達曰戟兩邊皆安横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横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綦中刃長七寸半者併横刃之廣寸半計之其實六寸）　薛氏曰戟柲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内之四寸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云刺謂援也後鄭不從者經上言援及胡下别言刺明刺與援别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故廬人注句兵戈戟屬也

案戈戟皆為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刃可擣人其胡之曲刃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於援形如雞鳴如擁頸而背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矩戈胡鉤人即所以傷人以其鉤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而富父終甥擣其喉以

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擣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齊氏以戈斷宗魯之肱以中公孟之肩王何以戈擊慶舍觧其左肩皆用曲刃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刜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殺之唯鉤之用未見於傳而記言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

出鄭人於井反為鄭人所獲欒樂秉梡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横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句人出於井葢句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句者也句欒樂斷肘而死葢其人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句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則可以得戈戟之形矣

桃氏為劒

案劒之為用最廣虎賁旅賁王出乃執戈盾當宿衛則佩劒樂記虎賁之士脫劒商旅在涂惟劒可衛身見於春秋戰國兩漢之書公卿大夫士見於君皆得佩劒秦王亦身佩焉秦銷鋒鑄鐻而項籍猶得學劒韓信亦時佩劒以其不為兵器故秦禁不及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臘魯頰反一音獵從子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臘謂兩刃賈疏兩刃者兩面各有刃也　鄭氏衆曰兩從謂劒脊兩面殺趨鍔賈疏鍔即鋒　林氏希逸

曰劒面通廣二寸半從自脊中而分兩邊

案脊之廣必半於刃而設此文者明脊之居中而無

偏也脊直上至劒末故曰從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戶耕反

正義鄭氏衆曰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說文鐔劒鼻也

三蒼鐔劒環　鄭氏康成曰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賈疏二鄭

意劒夾是柄莖在夾中　案

戰國策彈鋏之鋏即夾與

案莖謂劒之鋌入夾中者穿其中以夾鋌故謂之夾

人之四指為一膚四寸也夾長五寸則握之寛然矣

中其莖設其後

正義鄭氏衆曰中謂穿之也賈疏謂穿劍夾納莖於中故云中其莖

存疑鄭氏康成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賈疏後鄭意設訓為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

案莖在夾中夾當以木為之先鄭謂穿之葢莖穿木而入夾也設其後者夾端或設金玉象骨以為飾而亦以固莖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賈疏首廣謂劒把接刃處之徑也圍之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為圍之也　薛氏曰圍於上以接刃者為首

案曲禮進劒者左首少儀澤劒首孔疏云劒首則鐶也定十年左傳叔孫之圉人授公若劒以末而殺之鋒為末則鐶為首矣鐶即鐔九歌撫長劒兮玉珥注珥劒鐔也鐔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蓋指兩相之出臘

者言之其一相則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半也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

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

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

其形貌大小帶之

案注謂此士乃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非也弓人亦有上中下制所以稱其人之材力弓盡人可挾劒盡人可佩非若五兵各有常度必能用者始執之

鳧氏為鍾

案鍾無大小大則鏞鎛也小則編鍾也此已下總言為鍾之法如此故鄭下注云其鑄之各隨鍾之制為長短大小也至言其厚乃别大與小而二之

兩欒謂之銑欒本又作鑾力端反銑先典反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為欒

正義鄭氏康成曰銑鍾口兩角賈疏欒銑一物俱謂鍾兩角古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

餘論歐陽氏修集古錄曰景祐中修大樂冶工拾銅更鑄編鍾得古鍾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鍾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鍾皆不圓至李照奉詔修樂皆以朴鍾為非及得寶和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為有法也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四名者鍾體也賈疏對下甬衡非鍾體也

鄭氏衆曰于鍾脣之上袪也賈疏以鍾脣厚褰袪然故謂之袪　案凡袂袪有緣較袂必加厚鍾脣視鍾亦加厚故以袪況之袪聯於袂此鍾袪聯於鼓見與鼓為一節也鼓所擊處　俞氏廷椿曰鉦在鼓上居鍾體之正鼓舞之正中者故云鉦舞則在鉦上聲之震動於此者故云舞

案鄭氏鍔引戴記易則易于則于謂于者寛緩不迫

鍾聲之發欲其緩既失彼記本指亦非此記的義蓋此記著鍾之度與名而下文乃言其聲彼記于訓廣大鍾之衡度惟銑閒最廣大故以于名耳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音勇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名者鍾柄也

案下文甬長視鉦之長則甬衡固縱立於鍾之頂者鄭氏鍔以為横顯與記悖又云如甬道之甬抑鑿矣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如字李信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其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鄭氏鍔曰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其名曰榦則有正固之義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篆直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其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賈疏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

存疑郝氏敬曰大星曰景乳似大星故又謂之景

于上之攡謂之隧攡音靡咨宜反又莫賀反隧音遂

正義鄭氏康成曰攡所擊之處攡獘也隧在鼓中窐

而生光有似夫隧賈疏本造鍾之時即窐於後生光夫隧見司烜職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

之鼓閒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

與鉦之徑相應鼓閒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

修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横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閒則舞閒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為長短大小也

賈疏此鍾從鼓鉦舞三處上下為十六口徑十而言故注云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按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韋昭注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黄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自倍半為鍾倍九寸為尺八

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為鍾餘律亦如之是以律為廣長與圜徑也此口徑十上下十六者假設之耳其鑄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為長短大小者此即度律均鍾也　案賈氏據國語韋昭注以為度律均鍾其法如此細究之實臆說也假令編鍾同在一虡其長短大小未有不相等者而聲之高下清濁律之為黃鍾大蔟以至南呂應鍾異其異焉者不於其長短大小之形而於其厚薄侈弇輕重之制也康成謂假設之而各隨其制為長短大小者以鏞鎛與編鍾制有不同耳豈十二律之鍾而形模迥異乎朱子常謂韋昭不曉事此亦其類而賈氏未之察也

凡言閒者亦為從篆以介之鉦閒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閒　王氏昭禹曰

凡鍾之制皆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

八而銑閒則與鉦同也鼓閒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修舞之横也與鼓閒等舞廣舞之從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也

案記無鉦閒之文康成謂亦當六者意其與鼓閒同耳以下記大鍾十分其鼓閒小鍾十分其鉦閒推之則鉦閒與鼓閒故不同也鼓閒若六疑其太長且以此為甬衡之數更覺太長舞廣之下或有闕文鉦閒其四與若然則舞四鉦四鼓六而銑閒之于約有二

分仍符鍾長十六之數　銑之十分以其角之外侈者言之銑閒之八分以其鼓末之内直者言之銑與鼓相距無多也鼓閒鼓與鉦相去之分也舞廣舞與鉦相去之分也銑閒鼓閒舞廣皆以從度上下相去言惟舞脩以横度左右相去言不言鼓徑舞六鉦八銑角外侈則十内閼則八鼓徑之為八可見矣

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

正義鄭氏康成曰并衡數也賈疏經不言衡長又以鉦長為甬長太長不類

故知并衡數也　林氏希逸曰甬鍾柄也其柄之長如其鉦之長

案以此知鉦不得有六也安有鍾柄如此其長者

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

正義鄭氏康成曰衡居甬上又小賈疏自兩欒已上至甬皆下寬上狹衡又在甬上故宜小於甬一分　林氏希逸曰長如其圍若甬長一

尺則其徑三寸三分以上矣衡小於甬故得其圍之

二

案甬大在下衡小在上其圜皆環其外而計之也甬衡之閒有帶亦以界之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 趙氏溥曰衡居一分甬居二分旋則穿於甬之正中旋下有一分甬是一在下也旋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也
餘論沈氏括曰今太常鍾鑄皆於甬本為紐謂之旋

𧈢側垂之所謂衡者鍾縣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閒以横括掛之横括所謂旋𧈢是也

案文獻通考王朴所制編鍾皆側垂李照胡瑗並非之後得古寶龢鍾其形側垂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嘗疑旋設於甬甬上之衡無所用古人何必作此今以沈氏語與文獻通考參觀之則甬上之衡似為側垂而設盖旋貫於甬旋上作𧈢獸獸口銜衡之上端以拒之而後鍾可側垂也旋𧈢謂

之幹幹其拒衡者與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如字徐始稅反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為侈

正義鄭氏康成曰說猶意也

案上言鍾制之尺度已備此更言聲音之故在於厚薄侈弇之閒也謂體之厚薄所震動乃聲之清濁所由出而聲之清濁又或興於形之侈弇故必厚薄侈弇適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也下文言薄厚侈弇而

不及清濁以此　少儀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亦引此記以證之蓋聲律之理制作之巧有難以筆之於書者想工師轉相授受必有口訣焉而非得其精微者莫之能承也故曰有說

與

存疑陳氏祥道曰聲出於器有說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石至長甬則震乃其說也得其說而以類推焉然後能去病而得其所謂善者典同以辨聲為職其

言不得不詳鳧氏為鍾記其為之之法足矣不必悉舉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厚則聲不發大薄則聲散賈疏典同職厚聲石薄聲甄注甄猶掉也聲掉則掉與此播一也　鄭氏鍔曰石堅實而無聲也播布散而不聚也

侈則柞弇則鬱柞側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柞讀為咋聲大外也鬱聲不舒揚

賈疏同注侈則中央約聲迫筰出去疾弇謂中央寛聲欝勃不出與此亦一也

長甬則震

正義鄭氏康成曰鍾掉則聲不正賈疏典同職薄聲甄注甄猶掉也據鍾形薄則聲掉此據甬長縣之不得所則鍾掉而聲不正也

辨正鄭氏鍔曰震掉也言其動揺不定也王安石以為聲震而遠聞失之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如此則不石不播也　歐陽氏謙之曰鼓間之數居銑徑十之六鉦間之數不著竊意鉦間必差小於鼓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鼓鉦之間同方六此宜異又十分之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賈疏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間乃銑外有二間鉦外唯一間就外中十分之一為鍾厚可也　案銑間與銑徑為二故云鼓外二間

案大鍾小鍾鏞鎛與編鍾之别也其厚薄之殊蓋小

者差薄矣然十二律之鍾雖長短大小均齊而厚薄必不如一以其爲聲音之所由辨也記特粗言其略而未及其詳與據此記則鼓閒鉦閒之異顯然鉦閒要視鼓閒爲短但康成謂十分之猶大厚又言鼓外鉦外則近之皆所未喻姑志之以俟知音博古者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正義鄭氏康成曰淺則躁躁易竭深則安安難息賈疏

遠聞亦是聲病樂記云止如槁木此不欲遠聞之驗

鄭氏鍔曰遠聞非聞及遠也謂聲之久而長遠也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正義鄭氏康成曰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　賈氏公彦曰遂謂所擊之處初鑄時即已深而圜以擬擊也

案鍾𩰲同齊梟氏不言鑄𩰲又不別立爲𩰲之工足

見此記之不全

㮚氏為量

正義鄭氏康成曰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賈疏不使㮚氏為造量者器大故別工

改煎金錫則不耗耗同呼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消湅之精不復減也　賈氏公彦曰重煎謂之改煎耗減也

案金錫之質剛柔本異所出之地又殊或一再煎而

本質已呈或三數煎而查滓始淨每煎則體色必改必至於不耗而後止故曰改煎至㮚氏始著其法者量體堅厚不慮損折非若鍾有考擊鼎用烹飪五兵以擊刺矢鏃劍削尤貴精堅量且改煎則他不待言矣鄭氏鍔謂鍾鼎不改煎非也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音良注故書準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為水

正義鄭氏康成曰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必齊

賈疏法謂模假令為兩鬴即為兩模是與法而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賈疏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也量鑄之於法中也賈疏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

案以是知改煎盖分金錫而煎之至不耗然後各權其數而合之以鑄焉如合而煎之則金錫之耗有多有少而其分不均不可以定其齊也注以準之為齊大小者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錫重於金故使金錫各平正而以立方體積算之金之積幾何錫之積幾

何然後槩鬴身及鬵耳之尺度形制計其所容而以金錫之積數合之以為模乃合金錫鎔之而傾入模中所謂量之也

量之以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鬵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鬵徒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賈疏四升曰豆已下

昭三年左傳齊晏子辭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賈疏粟米算法以方一尺

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 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圜其外者謂之脣也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為脣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賈疏耳實一升亦謂覆之所受 賈氏公彥曰量之以為鬴者謂量金汁入模以為六斗四升之鬴深尺內方尺者模之形狀圜其外者謂向下方尺者鬴之形向上謂之外逵口圜之又厚之以為脣也 此量鎮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尋常所用

案此方尺深尺所容約當今量九升七合七勺弱與廩人一月食米人四鬴為上年三鬴為中年二鬴為下年者正相彷彿但疑圜外之脣如作實體則重不止一鈞而體太厚者磬石叩之亦未必中黃鍾之宮也意内之方尺以銅版作隔而四畔皆中空者與嘼一寸若方尺則實當六升四合而止一豆者嘼校上為小則鬴底非方尺矣　鄭氏鍔據梓人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管子百升而成鬴破鄭注不知方尺

而圜其外之鬴其臀一寸豈能容一斗梓人或以豆斗音同而誤古惟尋丈而管子之數七尺則百升成鬴之說亦不足據也

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中知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鈞三十斤（賈疏據律歷志三十斤曰鈞百二十斤曰石）其聲應律之首（賈疏云之宮者十二辰其變聲辰各有五聲子上有宮商角徵羽五聲具今所中者其宮聲也）趙氏溥曰一市之間用量亦衆矣若如㮚氏之制民得量而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

何以運用而舉之乎又升合鬴萃於一器何以分別
而量物乎以理究之鑄一量藏於王府每國各鑄一
量以頒之使民倣其制而自為量欲為升則倣鬴耳
欲為豆則倣鬴臋若民妄自增損則以王府侯國所
藏之量正之舜廵狩同度量是也所以下文繼之以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存疑程氏迥曰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圜函方聲中黄
鍾夫龠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

俱脗合黄鍾此愚所未觧也或曰以聲定龠若鬴斛則離合其數與黄鍾之聲㑹耳非叩擊而得其聲也

槩而不稅稅舊讀如字一音脫又音駾

存疑鄭氏衆曰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　林氏希逸曰槩平也用此鬴者取平而已而賦入租稅之時實不用之注疏及諸家皆謂官司為之聽民自用不收其稅葢民所用鬴當以木器為之此特以為式故銘曰茲器維則也

案金鑄之量司市守之民閒及小邑小市必準其所容受而以木為之若必以金鑄則過重而難運且比戶資用民力亦不能多鑄也制量為式而取人之稅雖暴君汚吏亦所必無記何用著此語且與槩字文不相應檀弓云小功不稅喪服小記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皆謂過時而服也稅有過字義然則槩而不稅者蓋言以槩平之而不過與今市俗有尖量平量二法其尖量者吳人亦

曰脫尖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索所白反觀古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案極字漢儒俱以中訓之以觀不如作至字解之為安示四方使放象之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啟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注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

正義鄭氏康成曰消湅金錫精粗之侯　賈氏公彥曰候煙氣以知生孰之節

鄭鍔曰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五氏皆合鑄金錫之工故言鑄金之狀以總結之義不專繫乎㮚氏也此後段氏則兼鍛鐵者與　上文言改煎金錫不耗分金錫而各鎔之

未鑄而鍊其質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鎔之
臨鑄而視其候也

段氏闕

函人為甲

正義陳氏祥道曰甲亦曰介曰鎧甲猶植物之有甲
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經言甲而不及鎧古者甲以
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不可
考也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之樹反音注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毛氏曰凡甲以皮為之析而成片如書札木葉然故謂之札葉革堅者札長　鄭氏衆曰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　賈氏公彦曰上旅下旅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　案合甲不言其物即合犀兕而為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一兕而為之費多工多

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裹肉合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甲續札為之節節相續每以下札之端接上札之半則札札皆兩重矣犀甲尤密者慮其不甚堅也合甲不須過密故五屬而已足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堅者又支久

餘論鄭氏鍔曰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荀子言楚

人鮫革犀兕以為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合甲於傳無徵其壽遠故倍其費以為之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

正義鄭氏衆曰容謂象式 趙氏溥曰象式謂相人形容以為式恰容其身

鄭氏康成曰先為服者之形容然後裁制札之廣袤 賈疏廣據横而言袤據上下說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

正義鄭氏衆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鄭

氏康成曰圍謂札要廣厚

存疑賈氏公彦曰旅衆也札葉衆多故謂之旅上旅為衣下旅為裳春秋傳曰得其甲裳以其長為之圍者據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乃以長中央圍之一帀如此則長短廣狹相稱也案旅即膂字謂腰也疏訓為衆殊失先鄭之意以其長為之圍案重若一者長短廣狹不能一也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葢甲裳當下蔽脛中人長八尺自肩以下約六尺五六

寸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腰圍深衣裳計腰半下七尺二寸者彼禮服欲寛博甲欲貼身緊促故腰圍當殺數寸　注謂圍謂札要廣厚者當人身之要也甲皆以札為之故通謂之札而疏謂量一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為圍失之矣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丁亂反摯音至

正義鄭氏衆曰鍛鍛革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故曲橈也　鄭氏康成曰摯之言致也　賈氏公彥曰摯謂孰之至極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愻也空音孔愻於阮反

正義鄭氏衆曰愻小孔貌桊小孔者言其鍼工密緻而線與革相比也

眡其裏欲其易也易以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敗蕨也　林氏希逸曰皮近肉處多蕨去之必盡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直忍反

正義鄭氏衆曰朕謂革制

案朕字或從目作眹謂目縫也故渾然無縫者有沖

漠無眹之云此朕謂甲之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此直字與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之直畧同深衣背縫直中繩甲亦如是耳

櫜之欲其約也櫜音羔

正義鄭氏衆曰謂卷置櫜中也春秋傳櫜甲而見子南賈疏昭元年左傳彼以衣裹甲為櫜此亦以甲衣韔甲與相似故引以為證

舉而眡之欲其豊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豊大也　賈氏公彦曰此文與上

經相對謂於幬中取而舉之

衣之欲其無齘也衣於既反齘戶界反

正義鄭氏衆曰齘謂如齒齘 賈氏公彥曰齒齘前

却不齊札葉參差與齒齘相似

眡其鑽空而悳則革堅也

正義鄭氏鍔曰革堅則鑽之而空不寛

緊鑽空之悳由工良而實日多是以革堅而鍼空不

裂

眂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正義鄭氏衆曰更善也

柔更變化也治革功少則粗硬革裏之脂膩盡淨變

而孰易柔滑則其材化矣

眂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正義鄭氏鍔曰朕之直者必其裁制之盡善

柔制善無裁與縫言之謂裁既正而縫亦正也

櫜之而約則周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密致也

舉之而豐則明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有光耀

案凡物豐與約難於兩兼橐之而約則收褶緊密而無堆疊僻散之病矣舉之而豐則體色開明而無蹊曲晦澀之態矣　革色光明則舉而視之倍覺其豐

衣之無齘則變也

正義鄭氏衆曰隨人身便利

案變猶動也言變動活潑隨人運旋也

鮑人之事（鮑依注作鞄普學反音樸）

正義鄭氏康成曰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甕（賈疏鮑從魚此官治皮宜從革）陳氏祥道曰說文鞄柔革之工皮去毛為革孰之為韋韋氏篇亡鮑人所掌皆治革而柔之之事　林氏希逸曰不曰鮑人為某而曰之事其所治之皮不主一用也

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荼音徒）

正義鄭氏康成曰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賈疏此官主革不主韋韋自韋氏為之鄭云韋革者夾句耳

存疑鄭氏鍔曰荼茅莠也易曰藉用白茅茅本自白矣茅之始生曰荑則又柔而白也欲其荼白蓋指茅之荑為荼也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親手煩撋之　鄭氏鍔曰鍛革至於極熟則握之必柔而滑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摶直轉反一音團

正義鄭氏衆曰摶讀為縛一如瑱之縛賈疏見昭二十六年左傳

謂卷縛韋革也迆讀為既建而迆之迆無迆謂革不

𨏉不平均也 𥿍𨏉音虧

𥿍摶謂卷作一束也若革有厚薄則卷摶之必斜迆

而不正

眡其著欲其淺也著直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韋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

林氏希逸曰著幔著於物之上不見其厚但見其薄淺即薄也

案著淺則治之熟而膜盡矣故曰則革信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系旁泉讀為緬謂縫革之縷　林氏希逸曰藏者縫之而不露線也　鄭氏鍔曰其線若藏則革之堅而縫之善可知

棄甲札堅故言鑽空之小然其線猶可見也尋常服用之革則細而軟縫者精巧則線之迹幾滅矣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澣戶管反

正義鄭氏衆曰韋革不欲久居水中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腥音屋需人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需作劚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劚讀為柔需之需謂厚脂之則韋革柔需

通論趙氏溥曰此革既欲荼白又欲柔滑蓋轂篆矢

箙鞞爲之革必柔耎光白方可用若韋氏却是爲韋弁等物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信音申下同帴音踐

正義鄭氏衆曰帴讀爲翦翦謂以廣爲狭也　鄭氏康成曰翦者如俴淺之俴賈疏詩小戎俴收俴者淺也

案毛氏謂此節當在卷而摶之之後非也覆釋上文而忽出此節者水瀚脂柔之後正當引而信之耳取材正而無緩急則用無先裂之患而卷而摶之亦不迆矣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舒也謂其革均也　王氏昭禹曰言其體均而厚薄各得其序也　林氏希逸曰序

謂停匀

眂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信無縮緩

眂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甐音吝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甐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為磨而不磷之磷謂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為皋陶韗音運陶徒刀反

正義鄭氏衆曰韗書或為鞠皋陶鼓木也賈疏下即云長六尺

有六寸故知臯陶即鼓木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正義鄭氏康成曰版中廣頭狹為穹隆也　鄭氏衆曰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

案厚三寸似太厚豈記有譌字邪

穹者三之一穹區邕反

正義鄭氏衆曰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

鄭氏康成曰穹讀如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賈疏此注皆從二十版計之乃得面四尺及穹之尺數經不言版數知二十版者此鼓言版之寛狹不言面之尺數下記二鼓皆言鼓四尺知此鼓亦面四尺若然鼓木兩頭廣六寸二十版一丈二尺得面徑四尺以面四尺穹隆加三之一得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合兩相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

毛氏一清曰鼓鼓曰中圍合四圍而言此分左右相故言穹而不言

圍

案凡徑一不止圍三如鼓徑四尺則其圍一丈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之幾有二十一版此記不言版數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或用二十版而稍加其六寸之度或用二十一版而稍減其六寸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

率耳

上三正三依注作參七南反

正義鄭氏衆曰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　鄭氏康成曰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賈疏參直者三處尺數等不弧曲者下臯鼓倨句磬折即弧曲不參直此與彼異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人文賈疏鼓絫上謂鼓腹穹上處三正者以一版分爲三截上一截兩端各一截其背則平故鄭云不弧曲也不弧曲則其曲在三正交接之閒矣鼓版皆中廣兩頭狹此

與臯鼓異者此為三折曲彼則中半曲之故為磬折耳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扶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賈疏鼓人文

鄭氏衆曰鼓四尺謂革所蒙

者廣四尺　賈氏公彦曰鼓四尺謂鼓面也中圍加三之一與上穹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面三之一故兩相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則於面四尺總加三分之一則總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者亦據一相而言　趙氏溥曰鼓用於軍旅要聲洪大所以長八尺然詩言鼖鼓維鏞則不特軍事用之

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皋鼓鼓役事賈疏鼓人文　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䝨鼓同以磬折為異　賈氏公彦曰磬折者粗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

案注云磬折中曲之則其正曲處當在尋有四尺之中但其倨句如磬折不正中矩耳晉鼓三折而背平皋鼓兩折而背俯此其異也　於鼛鼓曰倨句磬折則上三正兼晉鼓䝨鼓可知矣於䝨鼓曰中圍加三之一則鼛鼓視此矣穹者三之一知為一相者所言

鼓木之衡度也必合二相乃與中尺之圍合也曰中圍加三之一則計圍之共數可知矣厚三寸乃三鼓之所同故鼖鼛不復言厚也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啓蟄孟春之中也（案今法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舊法則以啓蟄為正月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鄭氏鍔曰雷之發蟄聲震百里鼓欲其聲如雷故冒之必以啓蟄之日

良鼓瑕如積環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調急也　賈氏公彦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革調急故然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

存疑林氏希逸曰鞔急則革上有圜紋累累如環之積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乃鼓之病大小得所如上三者則無此病　鄭氏鍔曰皆鼓之病與鍾同　陳氏祥道曰鼓之名多矣此所記者二而已蓋此一篇或言其鼓之制或言其鼓木之制或舉中圍以見上下使後人可觸類而長之然則雷鼓靈鼓之大鼖鼓鼛鼓之小皆可知矣

案記蓋論為鼓之大法如此非但言其病也欲其聲之疾而短聞也則大而短欲其聲之舒而遠聞也則

小而長然則大而長者必疾而遠聞矣小而短者必舒而短聞矣因形以推其聲審音以定其形則參差之法可以引伸得之而少不如法則病亦於此在也

韋氏 闕

通論易氏祓曰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考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蓋皮之去毛則為革熟之則為韋革如革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

云耳

裘氏闕

通論易氏袚曰裘氏亡篇亦不可考天官掌皮為大裘以至良裘功裘此記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記復有玉人耳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一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二

考工記之三

畫繢之事雜五色畫胡卦反繢胡對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畫繢並言者畫是總語以其繢繡皆須畫之繢則據對方而言東方巳下是也六方有六色但玄與黑二者大同故云五也　王氏昭禹曰模成物體而各有分畫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

謂之繢 陳氏祥道曰畫繢不止於衣裳故不言所繢而統言其事

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黒天謂之玄地謂之黄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黒相次也玄與黄相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畫繢六色所象賈疏解地謂之黄已上文及布采之第次賈疏解青與白已下文繢以為衣賈疏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是據衣而言繢故云繢以為衣也 趙氏溥曰木者金

之配故青與白相次火者水之配故赤與黒相次地
者天之配故玄與黄相次想布釆畫之時青必與白
對其他亦然如畫火在南邉是赤必畫黒色者在北
邉此又順方隅之次第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黒謂之黼黒與青
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賈疏此皆
比方為繡次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職
虞書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謂刺繡於裳故云繡

以為裳也衣在上陽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陰主沈重故刺之

案上言六米之相對者所謂對方為續次也此以四時相續之義次之所謂比方為繡次也

餘論鄭氏鍔曰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者言陰陽之雜也青與赤謂之文者蓋東方之青少陽柔也南方之赤盛陽剛也以青合赤剛柔相雜粲然可觀所以為文傳曰東南為文謂此也易氏祓曰巽位乎東南萬物趨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謂之文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章者言陰陽之相成也赤與白謂之章者赤者夏之色萬物潔齊而文明白者秋之色萬物肅殺而刻制以赤合白陰陽相成其功著見所以為章傳曰西南為章謂此也易氏祓曰坤位乎西南萬物均成於致役之地故赤與白謂之章黼畫為斧形斧之為物能斷制也非義則不能斷白與黑謂之黼者惟義惟智然後斷故也蓋白者西方之金金刻制所以為義黑者北方之水水明內景其照在內所以為智也陳氏祥道曰乾位西北其道主斷故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已相

背相背所以見其辨也黒與青謂之黻者盖黒北方之色北方者萬物歸根復本之地藏而不見青東方之色東方者萬物出萌拆甲之時見而不藏其辨明矣陳氏祥道曰艮位東北陰陽各止其所而辨故黒與青謂之黻存疑項氏安世曰青以白次赤以黒次玄以黄次此六色之相配者繢之以為衣青以赤繼赤以白繼白以黒繼黒以青繼此五色之相生者繡之以為裳

易氏祓曰書言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言藻而繼之以火青與赤之文也言火而繼之以粉米赤與白之章也言粉米而繼之以黼白與黑之黼也言黼而繼之以黻青與黑之黻也惟黄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以虎蜼則亦以黄為色兹實五釆備之

證

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

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賈䟽天逐四時而化育四時有四色今畫天之時天無形體當畫四時之色以象天若然畫土當以象地色也　鄭氏鍔曰土者地也黄者地之中色故畫以黄地道成矩惟矩則方故畫地之形則以方惟天以一氣運而為四時四時之色春則為青夏則為赤秋則為白冬則為黑故畫天則隨時而變其色

火以圜

正義鄭氏衆曰為圜形似火也　鄭氏康成曰形如

半環然在裳賈疏知在裳者虞書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繡之於裳　林氏希逸曰畫火則取其燄但為圜而旋上之文則知為火矣

山以章

存疑鄭氏康成曰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為獐　賈氏公彦曰馬氏以為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是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

龍不言水今記既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幷畫獐畫龍幷畫水何有棄本而遵末也 郝氏敬曰謂畫山欲其分明山形層累高故宜章 趙氏溥曰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

案或曰爾雅釋山上正章郭注訓章為平蓋續山之上平者

水以龍

正義鄭氏康成曰龍水物在衣　趙氏溥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鳥獸蛇

存疑鄭氏康成曰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賈疏言鳥有翼言獸有毛言蛇有鱗故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　鄭氏宗顏曰鳥即鳥隼為旟之類獸即熊虎為旗之類蛇即龜蛇為旐之類凡此者或繪之於衣或繪之於旗常之間皆畫繪之事也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正義鄭氏康成曰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

案四時所用車服旗章色各有主而以他時之色閒雜成文所謂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也禮記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為質即謂此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正義鄭氏衆曰論語曰繪事後素林氏希逸曰素者畫時先為粉地也

功與工字同先施素地之功而後可畫繢也　王氏昭禹曰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為能受釆故素功為先而畫繢為後　鄭氏康成曰素白釆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

案康成說與論語解不同然亦得為一義

鍾氏染羽

正義鄭氏康成曰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賈疏司常職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自餘旌旗竿首亦有羽巾車職有重翟厭翟翟車之等是也　賈氏公彥曰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

用朱與秫則同彼染祭服用玄纁與此不異故也

存疑鄭氏鍔曰尭舜之世羽畎夏翟徐州貢之周時設官以染羽蓋有虞之時尚質雖用猶寡後世日趨於文以周制覲之王后之衣服則用羽后車容蓋則用羽國之旌旗則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故取羽之可染者而用之也

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湛子潛反秫音述淳章均反

正義鄭氏衆曰湛漬也丹秫赤粟　鄭氏康成曰湛

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賈疏熾之當及盛暑熱潤則初以朱湛丹秫當春日豫湛之至六月則染矣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賈疏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

存疑王氏昭禹曰朱謂朱砂也案詩言朱芾斯皇我朱孔陽箋疏不言以何物染之此云朱砂未知何據以朱砂漸赤粟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為難故也淳與㡆氏記渥淳其帛之淳同熟之使厚也

案此言釀色之候也朱湛丹秫必歷一時之久而後

成既成則可染矣於是投之羽而漬之

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纁許云反緅側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鄭氏鍔曰縓音茜朱與丹秫所染故始入必茜也再染謂之窺鄭氏鍔曰窺音赬詩魴魚赬尾言其赤也三染謂之纁鄭氏鍔曰纁赤而黄之色也詩云緇衣之宜兮其謂此同色耳

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疏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為緅若更以緅入黑汁則為玄故云玄則六入與玄入黑汁則為緇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為玄端也

案凡染纁緅緇等色必先以朱染之而後以他色旋加之染布帛然此染羽亦然也夏翟之屬不用染其他則以白羽染之備諸色者以辨等威耳

存疑鄭氏鍔曰禮制所用者玄纁與緇色為多而此

只言纁緅而已至於青黄非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羽之所染者只此三色故歟

筐人闕

㡛氏湅絲㡛音芒湅音練

正義毛氏彦清曰㡛氏之湅以待染人之染素功不立則采色無所附此㡛氏所以與設色之工

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涚書鋭反暴步卜反注故書涚作湄

正義鄭氏康成曰涚水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

漚齊人曰涹賈疏禮有涚齊謂泲酒為涚則此亦當以泲灰汁為涚 鄭氏鍔曰漚如漚麻之漚盖浸漬之也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諸井縣井中 王氏昭禹曰晝暴諸日則以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則以隂氣寒之也

案以寒水逼之以烈日炙之如是相間則瑕垢浄而光輝發矣

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欄音練渥與漚同烏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渥讀如鄣人渥菅之渥賈疏哀八年左傳初武城人或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

趙氏溥曰渥浸之淳沃也

案歐陽氏謙之謂渥淳為煮孰其帛非也凡帛煮孰者質耎而易敝良工不為也鍾氏注淳沃也疏以淋解之蓋以灰水浸之又作數遍淋之

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正義鄭氏衆曰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蛤也掌蜃共白盛之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賈疏謂以蜃灰柎之 鄭氏康成曰湅薄粉之令帛白也 趙氏溥曰既渥淳旋寘諸潤澤之器又以蛤為粉浸湅器中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盝音鹿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更渥淳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

盈之亦七日如漚絲也　王氏昭禹曰既浸漚之以蜃灰澄而清矣則盈而出之而揮去其所染之蜃灰而沃之以水又盈出之又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又盈出之

絭始盈之後揮則再盈亦如之再盈之後塗則明日沃盈之後亦如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正義賈氏公彦曰湅帛湅絲者有二法上文為灰湅

法此是水湅法也

㮚霞出此文明惟晝暴夜宿與湅絲同餘法則各異也　喪服傳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又小功渠麻治去莩垢大功布則鍛治之功麤沽之自四等喪服以至純吉之衣其湅麻湅布之法等殺尤備豈當時人人共曉故不著與抑記文第舉絲帛之法而其他從同與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

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音身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賈疏謂以為鎮守子守榖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言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曰當為七寸某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賈疏五寸是子男之璧故云闕亂存焉　鄭氏鍔曰琢玉為器非一器也故曰玉人之事　王氏昭禹曰徳莫備於天子鎮圭之長尺有二

寸以備天數也九者陽數之極七者陽數之盛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其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也公之承王如宮室之有桓楹視侯伯少尊而伸故所守之圭謂之信伯視侯少卑而屈故所守之圭謂之躬

案凡圭鋭首為三角之形故算家以為方之半而圭竇圭門皆取象焉鎮圭以鎮守為義則其下當少廣而厚可植立也經言守而不言執葢非常執者顧命

太保承介圭孔疏以此鎮圭觧之見付授之重視此寶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執之以行禮故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用之以合符故皆言用玉人斵玉以為器器以將禮而守之以保其國故皆言守

存疑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文則知廣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

尺寸而不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名玉曰冒者言徳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甲以小為貴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顧命孔注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趙氏

溥曰諸侯之圭則剡其上天子冒圭則剡其下故可以冒之一則表君德之能覆冒一則驗諸侯之無僭踰也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或謂取其方正以率下也

案冒方四寸葢縱横髙厚皆同稍隆其上而窐其下以為冒形取王者覆冒天下之義朝諸侯執之以為容且示先王所傳重也若云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則子男二璧既不在所冒之列而三等之圭共此一

冒雖有詐偽亦惡從而辨之此實先儒之陋說後人祖述之者雖多皆可廢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莫江反瓚才旱反

正義鄭氏衆曰全純色也龍當為尨尨謂雜色　鄭氏康成曰全純玉也瓚讀為餕餍之餍龍瓚將皆雜名也　賈氏公彥曰此因天子以下執玉遂說尊卑之玉純雜不同

存疑鄭氏康成曰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

石多則軽賈疏盈不足術云玉方寸重七两石方寸重六两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賈疏此注出於禮緯

案此節二鄭俱未著其為何器疏以康成所據禮緯指為天子及公侯伯之圭龍瓚将三者皆是於雜色之中分等次而非玉與石之相續也

存異鄭氏鍔曰凡祼器前有龍口以流注中有瓚如盤以盛鬯後有柄以執持用圭為之謂之将天子則三者用一玉成之故謂之全上公之祼器惟龍口得

如天子用玉其瓚其将皆石之似玉者侯之祼器惟瓚得如天子用玉其龍其将皆石之似玉者伯之祼器惟将得如天子用玉其龍其瓚皆石之似玉者

林氏希逸曰艾軒云祼玉有三為龍首一等玉也以次於全玉為瓚一等玉也又次於龍首瓚盛酒也為祼将又一等玉也又次於瓚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為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為祼瓚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為瓚之玉伯之

圭則用為祼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此説極正而易通

繼子男執皮帛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謂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賈疏虎豹二者皮中為美虎皮又貴天子孤尊故知義然也此説王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　鄭氏鍔曰有天子之孤有公之孤大宗伯職孤執皮帛天子之孤也案大宗伯亦無公之孤言之典命

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二者皆執皮帛
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注謂此公之孤然典
命又有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文此文
上無所承意其斷簡失次也　林氏希逸曰此句是
總言子男以上則用玉繼子男者則執皮帛尚書五
玉之下即曰三帛亦是等則如此
案此非玉人所掌而附於此者因上歴言所執玉而
類及之也然則上經用全用龍用瓚用將者不得以

祼器目之矣

天子圭中必必府結反戚如字沈音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隊　賈氏公彦曰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隊即此中必之類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獨言天子舉上以明下也

案羣公皆執圭以將事而天子端拱於上舉諸侯以

下則疑於天子之不必然天子且用繅則執以將事者不必言矣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趙氏溥曰典瑞疏謂用一大玉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四面琢出四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三尺等皆一玉俱成兩圭祀地者亦然據此則四圭是就璧

平出非植起者

案知尺有二寸為四圭琢出之數者以下經圭璧五寸兩圭五寸有邸非以琢出之數言則不可通也圭璧不言有邸璧即邸也四圭不言有邸以兩圭有邸從可知也不於四圭言有邸者於四圭言有邸或疑坤二而虛祀地之兩圭不必一玉俱成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杼直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賈疏玉藻天子

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云言珽然無所屈對諸侯為荼前屈後直大夫前屈後屈也終葵椎也賈疏齊人謂椎為終葵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𣝗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賈疏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為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案明自炤者光可以鑑也言玉之明潔也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必明能自鑒而後可方正於天下義取於此賈氏公彥曰以其長故得大圭之稱以其搢於衣帶之閒故以服稱之趙氏溥曰杼與輪人行澤者欲杼同謂大圭三尺於圭首餘六寸令方正如椎頭自六寸下兩畔微殺以下依舊

方正

案圭首六寸體正方自首以下度雖減殺而體亦正方故曰珽也蓋搢於帶閒非大其首而削薄其下則虞失隊亦當有繩不然雖有椎頭亦隊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賈疏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為景至若不依此皆為不至　案此惟洛邑土中夏至之景則然

故制土圭以合之或南或北日近天項則晷短遠天項則晷長以土圭之尺寸伸縮計之詳見大司徒職

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祼之言灌也謂始獻酌奠也賈疏小宰注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尸不飲故云奠之司尊彝注祼始獻尸郊特牲注始獻神也以祼入獻於尸故云獻尸又灌圭為降神故云獻神三注不同其義一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賈疏典瑞注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也賈氏公彥曰天地大神

至尊不祼惟人道宗廟有祼故云以祀廟也　鄭氏鍔曰言祼圭尺有二寸而又曰有瓚則第言圭長而不兼瓚王之祼圭法天數也

案旱麓詩鄭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孔疏云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黄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毛云黄金所以飾流鬯也蓋亦依此記大璋中璋邊璋之文以鮮之則圭瓚璋瓚形制略同惟圭璋之柄為異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於阮反繅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　王氏昭禹曰典瑞言以治德以結好而此言以象德者惟象德然後可以治德結好也

案下琰圭曰判規則此不判者首圜如規可知矣此琬圭之首圜則凡不琬者皆鋭而三角又可見矣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琰餘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賈䟽凡圭琰上寸半者雜記文琰圭則自半以上琰至首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

煩苛

案琰圭對琬圭言之故曰規以其首亦圜也琰其上寸半者去其兩角為圜形此琬與琰同也琰圭則又於寸半之一截琰其中為兩岐使岐頭向上得四分寸之三即是琰上寸半之半也故曰判規䟽尚未析

存疑鄭氏敬仲曰除慝用之於衆覜時大行人職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羨異賤反又習彦反好呼報呼老二反

正義鄭氏衆曰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鄭氏康成曰羨猶延也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賈疏羨不圜之貌璧應圜徑九寸造時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

賈氏公彦曰以為度者天子以為量物之度也　薛

氏季宣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為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為尋為常故同謂之度尺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其神也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賈疏圭璧謂以璧為邸旁有一圭故曰圭其邸為璧也上文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為天之佐故一圭五寸是取殺於上帝也易氏祓曰圭鋭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天數之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才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賈氏公彦曰小行人注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王氏昭禹曰璧禮天之玉也故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也故以享后此不言享后者諸侯來享以天子為主故也由此推之則二王後之享用圭璋子男之享用琥璜玉人不言以小行人見之也案小

行人鄭注以琥璜為子男於諸侯相享所用則享王同也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徵加於束帛賈疏自士已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林氏希逸曰圭上刻為穀之形其長七寸案典瑞注其飾若粟文然

王氏昭禹曰典瑞兼和難此不言者玉人為此以聘女為主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

下並同勺上灼反衡音横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琰出者也賈疏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為文飾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其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賈疏圭瓚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賈疏知用灌者以圭瓚灌宗廟明此天子巡守用灌山川可知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

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邉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陸氏德明曰小爾雅祭山川曰祈沈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賈疏大祝職不言中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使小祝為之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黄駒孔氏頴達曰大璋中璋邉璋皆是璋瓚賈氏公彦曰三璋據為勺柄黄金勺以下據為勺頭

案典瑞及此記皆無璋瓚之目孔氏詩疏以此當之理或然也但祭義言灌以圭璋棫樸詩言奉璋峩峩

書顧命言秉璋以酢則璋瓚亦於宗廟用之而此無文何也豈以圭瓚已云祀廟即可於彼互見與抑此記尚有闕文與　王灌以圭瓚后若臣則以璋瓚陽全陰半之義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杜氏以勺為尊中之勺二鄭謂以比於圭之瓚蓋勺有二明堂位夏后氏龍勺商䟽勺周蒲勺尊中之勺也此曰黄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當以二鄭為當

存疑陳氏祥道曰注謂凡流皆為龍口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注所云其漢制與　王氏詳說曰瓚盤之制出於漢儀六經所無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賈疏以其與上大璋同名明以大璋之文飾之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賈疏知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者以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

過於天子為九寸既文承邉璋之下而言亦如之明知如邉璋七寸射四寸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葢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若以繼邉璋之後則聘女以加於束帛非酬事無所用句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覜吐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瑑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賈氏公彦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两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覜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為文飾耳

案此言瑑則已上之圭璋璧琮皆不瑑矣是不瑑者貴於瑑者也　據此記則論語集註以聘圭為諸侯命圭者誤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疏知二璋皆有鉏牙之飾者以其同起軍旅以牙璋為首故知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也　賈氏公彥曰典瑞無中璋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二璋皆起軍旅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

餘論趙氏溥曰以牙為象取其能制人而人畏之若後世銅虎符發兵之類

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駔音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駔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賈疏以組為繫名組琮如以王飾豆名玉豆是其類鄭司農云以為稱錘以起量賈疏量自是斗斛之名而云起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為量以其量輕重故也　賈氏公彦曰下文天子以為權有鼻此不言鼻者舉彼以見此亦有鼻可知　鄭氏鍔曰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為權蓋獻璽稱絲則用之通論易氏祓曰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萬物之數莫不取法於天地故權度之器法度所自出而政事係

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托於琮璧使定於一而不可易也

衆宗尊也天子繼世故尊無與並后則或有母后若祖母后存焉惟祭祀賓客夫婦親之必時王之后若宮中内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甲者不敢專也故内鎮必宗后守之而駔琮以為權亦稱宗后與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賈疏據八

角鋒故云鉏牙也　賈氏公彥曰大琮者對上駔琮為大也

十有二寸者並角徑為尺二寸　鄭氏鍔曰琮本八寸並兩旁之角為十有二寸

射四寸者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

正義鄭氏衆曰以為權故有鼻也　毛氏應龍曰琮八方其中實可為鼻故以為權　鄭氏鍔曰權不用璧而用琮者蓋莫髙於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於地輕重之所由積所以審輕重者用法地之器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正義鄭氏康成曰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賈疏僢共本者亦一玉俱成兩圭足相對為僢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　賈氏公彦曰言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

享退用琥璜降用四寸注㷖言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經直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　趙氏溥曰瑑謂就上雕瑑成文縷要别於禮神之琮即如上文瑑圭璋璧琮也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享夫人以瑑琮宜矣璧琮九寸以享天子則后在其中后以九寸夫人降用八寸宜矣

案易氏袚謂此天子之三夫人非也夫人雖有致飲

於賓客之禮亦以助后禮賓耳若既享后而又享夫人則並后匹嫡亂政之尤者成周時必無此禮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案玉飾案也純猶皆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賈疏簋法圜此竹簋方或以異於黍稷簋與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賈疏聘禮諸侯夫人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㮚引之者見雖有案棗㮚亦盛

於竹簋也　賈氏公彦曰棗㮚十有二列者王案十二枚案案皆有棗㮚據案十二為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　陳氏祥道曰其勞諸侯不以命數之多寡為節蓋厚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别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王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

瑑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正義鄭氏康成曰邸射剡而出也賈疏半圭曰瑑瑑首邪却之今於邪却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却之名為剡而出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賈疏食米曰稟賓客在館主人使人稍稍致之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作餼　賈氏公彦曰以祀山川者謂四望之外所有山川皆是

椰人闕

雕人闕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倨音據句音鉤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賈疏一矩為句據上曲者一矩為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令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

案倨句者磬折之法不整方如矩也一矩有半者言倨句之度止於此也凡一矩為句一矩為股以整方

求其弦則弦不及一矩有半今一矩有半則視如矩者稍舒矣凡言倨句者皆視矩為舒而度各不同如戈胡之倨句耒庛之倨句亦略似磬折也　注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一言撓要可見古人算學之精

通論趙氏溥曰考工工名有假物而名者如鳧氏為鍾㮚氏為量是也有假意而名者如築氏為削鍾氏染羽是也至於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之如輪人為輪矢人為矢磬氏為磬是也

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正義鄭氏衆曰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賈疏股面廣鼓面狹故先鄭以大小而言　鄭氏康成曰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賈疏下文因此博而云股為二明此博即股廣也此上下云一二三者亦假一二三而為長短廣狹不言其尺寸也　故股外面鼓內面也賈疏以在上故云外面以在下故云內面　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耑音端

正義鄭氏衆曰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　鄭氏康成曰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賈氏公彦曰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聲清由厚故摩其兩旁而使薄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而厚也

案記言為磬之法但以一二三虚設其數而不以尺寸質言之則磬固有大小矣然編磬同在一虡必無

或大或小者而聲音之入律各有不同則存乎厚薄之閒也或上厚下薄或下厚上薄或中厚邊薄或邊厚中薄而音律别焉記言摩其旁則亦有摩其中者矣言摩其端則亦有摩其上者矣蓋互見也注疏以摩其端作長短言之亦可兼備要當以厚薄之説為正也　磬有大小則當有特磬明矣

矢人為矢

正義趙氏溥曰矢人止為矢笴其鏃則成於冶氏特

刮摩而用之故列矢人於刮摩之工

通論王氏昭禹曰夏官有槀人司弓矢而考工又有矢人弓人者蓋槀人則掌以財齎弓矢之幹所以給矢人弓人之用而矢人弓人之所成則司弓矢掌其守藏出入也

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鍭音侯茀依注作殺李音拂

正義鄭氏康成曰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為殺賈疏司弓矢職鍭矢與殺矢相對茀矢自與矰矢相對故破茀為殺

鄭氏衆曰一在前謂箭稾中鐵莖居叅分殺一以前

毛氏萇曰鏃矢叅亭孔疏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　易氏

祓曰矢稾長三尺稾之前設刃故有鐵而重稾之後設羽故無鐵而輕矢人之職必稱量其稾而訂平之

鏃矢殺矢三分其稾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稾前之鐵極重故其

發遲而近射用焉

案冶氏爲殺矢刃長寸而鋌十之稾長三尺鋌長一

尺則前三之一有鐵後三之二無鐵後鄭以輕重言

先鄭以長短言故疏以為義合引之在下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正義鄭氏康成曰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

賈疏以司弓矢職參之下有七分當此二矢亦可以

茀矢矰矢此五分當枉矢絜矢也

田田矢謂矰矢賈疏依鄭志此云田矢謂矰矢非謂

經中田矢正是下文七分者既非經

之田矢鄭言之者欲見矰矢正

田矢此經二矢亦可以田也　易氏祓曰五分其

稾之三尺以在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

相等則槀前之鐵比殺矢蓋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殺依注作茀

正義鄭氏康成曰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為茀賈疏不言鍭矢以其與茀矢同制故略　易氏祓曰七分其槀之三尺在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槀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

通論劉氏彝曰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

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有蓋司弓矢辨其名物考工記止記其為之之法則有名異而法同者皆該在其中且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為先故枉矢絜矢用於戰伐則列在前而鍭矢殺矢在後此據鐵之重者為先故鍭矢殺矢列在前而枉矢絜矢却作田矢兵矢而在後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殺木又作𣏙色界反笴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矢豪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賈疏豪長三尺約羽六寸逆差之羽者六寸笴讀為豪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古洽反比毗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賈疏就其浮沈刻記之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豪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賈疏弓豎用之故比在豪之兩畔弩横用之故比在豪上下鄭氏衆

曰比謂括也　趙氏溥曰比謂箭括抵弦處以其貼近弦故名為比

案投笴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之分均否則或上輕下重或上重下輕而低昂不得其準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憚都達反）

又（徒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刃二寸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

讀當為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案觀此則凡矢鏃出槀外者皆二寸也注謂下記刃長寸當作二寸據此不知曰以設其刃乃幷鋌之出槀者而為二寸也若刃長二寸則當曰參分其羽以為刃長矣弗之能憚謂不畏風之振撼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垸音丸

正義鄭氏康成曰鋌一尺　趙氏溥曰此言刃長寸而上文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乃謂二寸者盖一半刃

鏃一半刃根併而言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刃長寸脫二字

案三等之矢鐵以漸而短小則重三垸者殺矢所獨也諸矢之鐵輕重無文按其前後長短之分則輕重之差可推矣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俛音免趮音躁子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

翔廻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趯旁掉也

是故夾而摇之以眂其豐殺之節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今人以指夾矢搦衛是也　鄭氏鍔曰欲知其病者必夾於兩指之閒以摇之如豐殺中節則摇之必均平而無輕重也

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橈乃孝反稱尺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橈搦其幹　賈氏公彦曰鴻即上文強也殺即上文弱也　趙氏溥曰豐殺之節謂羽

強弱之稱謂笴搖之以試羽也橈之以試笴也笴體欲相稱故於鴻殺言稱羽欲有節故於豐殺言節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息亮反摶徒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摶讀如摶黍之摶賈疏爾雅黃鳥摶黍也謂圜也鄭氏鍔曰欲其圜出於自然非琢削也

鄭氏衆曰欲㮚欲其色如㮚也賈疏㮚義取堅實色如㮚即是堅實者

絫節欲疏以竹言也竹譜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禹貢言箘簵顧命言垂之竹矢傳言會稽之竹箭是其良也然笴用木者不少如肅慎氏之楛董澤之蒲之類此不言者記特舉一以見法耳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音彥

正義鄭氏衆曰甗無底甑賈疏對甑七穿是有底者　鄭氏康成曰量六斗四升曰鬴賈疏昭三年左傳齊晏子辭　趙氏溥曰厚半寸言其身脣寸言其口　陳氏祥道曰舂穀以為

米臼杵之利興焉炊米以爲食鬲甑之器用焉

案甗甑盆鬲諸器不言崇廣之度何也㮚氏爲鬴方

一尺深一尺此其法也計所實之幾何或崇而小或

早而廣乘除進退不可以一律拘故不著也　又案

少牢饋食禮㢊人概甑甗匕敖氏繼公曰甗如甑有

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甑則炊之匕則出之蓋甑甗

並列必有兩用甑爲炊器則甗當爲盛器矣若無底

則不可用也敖說比注爲長並存之以備參考

存疑歐陽修集古錄載宋太宗時長安民耕地得此
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
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脩於篆
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
存異陳氏祥道曰先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
之制度所以知鬴為斛者盖㮚氏為量深尺內方尺
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豆謂斗也
斗十之而為斛則鬴之方尺為斛可知或言鬴或言

斛互相見也

窦㮚氏爲鬴方尺深尺實六斗四升其臀一寸實一豆豆四升臀雖深一尺而方廣不及尺也陳祥道以豆爲一斗鬴爲一斛從此糾紛遂令甗鬲庾簋諸器之數皆無定準矣

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盆

正義毛氏一清曰盆以盛物亦以爲量荀子謂畝數

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正義王氏昭禹曰甗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而熟物用之以烝者也　鄭氏鍔曰爾雅言甗謂之鬵詩所謂溉之釜鬵者也

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鬲音歷觳音斛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

鄭氏鍔曰鬲則鼎之類所以烹飪也爾雅款足謂之鬲款空也蓋其足中空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有甑必有鬲鬲盛水於下甑加於上以木巽火水在火上而水火相逮炊以熟物

案甗甑當加鐵鑊之上非鬲所能承載也陳說未必然

庾實二㲄厚半寸脣寸（庾羊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庾讀如論語請益與之庾之庾（案庾

二斛容二斗四升與論語容十六斗者異故賈以為有二法也鄭但取音同耳　賈氏公彥曰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為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為逾逾即庾也昭二十六年左傳申豐云粟五千庾杜注庾十六斗

案瓬人記豆實三而成瞉二瞉則二斗四升羣儒多主易豆為斗非也其誤始於陳祥道誤解㮚氏為量之說

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瓬方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崇高也豆實四升　賈氏公彦曰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地官舍人注方曰簠圓曰簋是簋法圓也

通論鄭氏鍔曰簋者盛黍稷之器也說者以為宗廟用木天地用瓦然詩言于豆于登則祀天亦有木豆

矣儀禮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亦用瓦豆矣
案鄭氏鍔謂瓬人合土為器陶人用火成之非也甗
盆甑鬲庾簋豆之尺度形制具列於前然後並舉陶
瓬之事則髻墾薜暴之禁轉均合膊之法為二職所
同惟所造之器各異可知矣　羣儒多謂春秋傳豆
區鬴鍾醓人四豆為木豆實四升惟此職實三而成
觳者為瓦豆實一斗非也以記證記爵獻觶酬正四
升考之傳記亦無以豆為十升者

存疑歐陽氏修集古錄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案孝經注簋當內方外圓此所言者蓋簠也

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髻先鄭讀為刮後鄭作䯛音月又音兀墾苦很反薜音蘗暴音剝一蒲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不任用也髻讀為䯛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賈疏䯛謂不正欹邪者

案此下總陶旊言之以見其從同也髻墾薜暴皆火癠不得之病

器中膊豆中縣膊市專反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尌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賈疏下文膊崇四尺上下高四尺無邪曲轉其均之時當擬度此膊宜與膊相應其器則正也

案均以圓板為之平面而隆其底置器之坯於上轉而旋之則圓正而厚薄高下適均故名均猶恐目力之虛而無所馮也立膊於均之前則擬度之而得其準矣此蓋與輪人萬蒦之法相近縣縣繩正豆之柄賈疏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

上下直與縣繩相應其豆則直

案此言器則凡陶器皆然不僅如上文所列者矣豆有直柄較之他器爲異故又云中縣豆亦中膞可知也

膞崇四尺方四寸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器高於此則垺不能相勝說文垺郭也謂威器厚於此則火氣不交因取式焉以入窯者

案膞本爲轉均擬度之凖因言其度以見爲器之度

即以此為式也陶人為甗甑之屬皆不言其崇葢凡器雖極崇不過四尺而止方四寸者又所以為方器取方正也器固有整方八觚方及體方而口圓者矣則膞既可以擬圓又可以准方也膞之縱横葢有分刌界畫可以隨器之崇卑廣狹而取數焉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二